

《收获》60周年纪念文存 珍藏版

中篇小说卷（2011—2017）《收获》编辑部 主编

蘑菇圈 大乔小乔

阿来 张悦然 等著

收获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收获

60

周年
纪念文存 珍藏版

中篇小说卷（2011—2017）《收获》编辑部 主编

蘑菇圈

大乔小乔

阿 来 张悦然 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蘑菇圈 大乔小乔/阿来等著;《收获》编辑部主
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收获》60周年纪念文存:珍藏版·中篇小说卷·
2011—2017》
ISBN 978-7-02-013038-2

I. ①蘑… II. ①阿… ②收… III. ①中篇小说-小
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7841 号

总策划 黄育海 程永新
责任编辑 甘慧 杜晗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038-2
定 价 8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的《收获》杂志诞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那是一个“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特殊时刻，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俨然于现世纷扰之中带来心灵诉求。创刊号首次发表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好像不只是缅怀与纪念一位文化巨匠，亦将眼前局蹐的语境廓然引入历史行进的大视野。那一期刊发了老舍、冰心、艾芜、柯灵、严文井、康濯等人的作品，仅是老舍的剧本《茶馆》就足以显示办刊人超卓的眼光。随后几年间，《收获》向读者奉献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如《大波》（李劫人）、《上海的早晨》（周而复）、《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蔡文姬》（郭沫若），等等。而今，这份刊物已走过六十个年头，回视开辟者之筚路蓝缕，不由让人感慨系之。

《收获》的六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十年间她曾两度停刊。先是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停刊。一九六四年一月复刊后，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迫停刊，其时“文革”初兴，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再度复刊。艰难困顿，玉汝于成，一份文学期刊的命运，亦折射着国家与民族之逆境周折与奋起。

浴火重生的《收获》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由此进入令人瞩目的黄金时期。以后的三十八年间可谓佳作迭出，硕果累累，呈现老中青几代作家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可惜早已谢世的靳以先生未能亲睹后来的辉煌。复刊后依然长期担任主编的巴金先生，以其光辉人格、非凡的睿智与气度，为这份刊物注入了兼容并包和自由开放的探索精神。巴老对年轻作者尤其寄予厚望，他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收获》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因而，一代又一代富于才华的年轻作者将《收获》视为自己的家园，或是从这里起步，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这份刊物，如今其中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

经典。

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久的大型文学期刊,《收获》杂志六十年间引领文坛风流,本身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亦时时将大众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现在出版这套纪念文存,既是回望《收获》杂志的六十年,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的热忱关注。

这套纪念文存选收《收获》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遴选范围自一九五七年创刊号至二〇一七年第二期。全书共列二十九卷(册),分别按不同体裁编纂,其中长篇小说十一卷、中篇小说九卷、短篇小说四卷、散文四卷、人生访谈一卷。除长篇各卷之外,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茶馆》一部,姑与同时时期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合为一卷。

为尊重历史,尊重作品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行为之存在,保存作品的原初文本,亦是本书编纂工作的一项意愿。所以,收入本书的作品均按《收获》发表时的原貌出版,除个别文字错讹之外,一概不作增删改易(包括某些词语用字的非标准书写形式亦一仍其旧,例如“拚命”的“拚”字和“惟有”“惟恐”的“惟”字)。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文存的篇目,仅占《收获》杂志历年刊载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对于编纂工作来说,篇目遴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由于作者众多(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曾在这份刊物上亮相),而作品之高低优劣更是不易判定,取舍之间往往令人斟酌不定。编纂者只能定出一个粗略的原则:首先是考虑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其次尽可能顾及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兴味,还有就是适当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

毫无疑问,《收获》六十年来刊出的作品绝大多数庶乎优秀之列,本丛书不可能以有限的篇幅涵纳所有的佳作,作为选本只能是尝鼎一臠,难免有遗珠之憾。另外,由于版权或其他一些原因,若干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未能编入这套文存,自是令人十分惋惜。

这套纪念文存收入一百八十余位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详情见于各卷目录。这里，出版方要衷心感谢这些作家、学者或是他们的版权持有人的慷慨授权。书中有少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暂未能联系到版权（毕竟六十年时间跨度实在不小，加之种种变故，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考虑到那些作品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代表性，还是冒昧地收入书中。敬请作者或版权持有人见书后即与责任编辑联系，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并敬请见谅。

感谢关心和支持这套文存编纂与出版的各方人士。

最后要说一句：感谢读者。无论六十年的《收获》杂志，还是眼前这套文存，归根结底以读者为存在。

《收获》杂志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 目 录 |

杨争光	驴队来到奉先畛	1
阿 乙	春天	92
双雪涛	平原上的摩西	150
阿 来	蘑菇圈	193
张悦然	大乔小乔	288

驴队来到奉先时

杨争光

—

蝗虫忽一下就来了。不是那种说来就来的来，而是那种不打招呼没有预兆的来。忽一下，像谁往天上扬了一铁锨土，然后就着了魔一样，呼呼呼从西边的天空往上升，就遮天蔽日了。

最先看见蝗虫的是在地里务弄庄稼的人。玉米已半人高了，一行一行顺顺溜溜的，很蓬勃。他们没想到会来蝗虫。他们直起腰看着西边的天空，以为起龙卷风了，起沙尘暴了。可是，不对啊，声音不对啊。龙卷风沙尘暴只有拉呼哨一样的呼啸声啊，没有那咯喳喳咯喳喳的声响啊！

就是那种咯喳喳咯喳喳的声响让他们骇怕了。他们立刻变了脸色，短促地“咦”了一声，就撒腿往村里跑。

他们想不通他们为什么那么骇怕蝗虫的声音。

后来，他们认真地把蝗虫和龙卷风沙尘暴做过对比。龙卷风也让人骇怕，但比不过蝗虫。龙卷风旋着转着说不定就绕过去了，就是不绕过去拔树拔屋子把人旋到天上，等撂下来的时候人也就死透了，死了就没知觉了，没知觉也就无所谓骇怕不骇怕了。沙尘暴呢？闭着眼捂着鼻子随它作践么，过去了就啥事也没有了，最多落下一层沙尘。落一层沙尘能算个事么？

驴日的不是龙卷风么，不是沙尘暴么。它们不但狂风一样拉着呼哨还咯喳喳咯喳喳嘛呀哎！

不就是平日能见到的蚂蚱嘛，能跳几下飞一截儿，胆子也不大嘛，不聚群嘛，咋就成了蝗群呢？咋就这么狂风一样拉着呼哨咯喳喳咯喳喳遮天蔽日地来了呢？

他们听说，也是后来听说的，蝗虫的后腿有个部位不能碰，一碰就会受刺激，一受到刺激就会改变习性，就喜欢聚群了，不但聚群还要集体迁飞，一飞可以三天三夜不落地，一落地就是灾。

谁个驴日的闲愁没事干为啥要碰人家的后腿嘛！驴日的你要飞就一直飞一直飞死你个驴日的再落地不行吗呀哎！

村庄里所有的人都是从屋里院里跑到村街上了，都梗着脖子，都直愣着眼，把眼睛直愣成了眼窝，看着西边的天空，都“咦”了一声。

“咦！”

就一声。每个人只“咦”了一声，蝗虫就到他们的头顶上了。他们被震慑住了，没法“咦”第二声。他们的心立刻收缩成了一块肉疙瘩，肉管子一样的喉咙也挤严实了，没一点缝隙了，没法出声。人在恐惧骇怕的时候叫唤几声会好受一些的，但他们确实只“咦”了一声。

就算他们的喉管没挤严实，还能“咦”，也听不见的。蝗虫不但遮住了太阳糊住了天空，还狂风一样拉着呼哨咯喳喳咯喳喳要搅昏天地呢！把全村人排成演唱队伍让谁指挥着一起“咦”，也听不见。他们“咦”不过蝗虫。

他们抱着头，跑回各自的家，紧紧地关上了门。

为什么要抱头呢？蝗虫又不是飞来的砖头。他们抱头抱得有些自作多情了。就算蝗虫是砖头，也不是冲着他们来的。

为什么要跑回屋关上门呢？他们太把他们的屋子当回事了，以为把他们关在屋里就安全了。事实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也认真地把屋子和蝗虫和安全关联在一起思量过。屋子是用来遮风挡雨的，遮挡邻人的目光的，当然也能遮挡仇人撇过来的砖头。但蝗虫不是风雨，也没想偷看他们的隐私，也没和他们结怨结仇，用不着把自己变成解冤消仇的砖头。蝗虫只是蝗虫。蝗虫对他们的头和他们的屋子都没兴趣。蝗虫感兴趣的是他们在地里种出来的田禾，具体到眼下，就是已长到半人高的玉米。他们到底还是思量明白了，真正能给他们安全的，实在不是他们费心使力建造起来的以为可以一劳永逸的屋子，屋子没有这么大的能耐。真正能给他们安全的，也正是蝗虫感兴趣的東西——地里的田禾么。

狂风一样拉着呼哨的声音没有了，只剩下那种咯喳喳咯喳喳的声响。他们知道蝗虫已经落地，正在啃嚼着他们的田禾。全村的人都直直地坐在他们的屋子里听蝗虫的声音。他们没睡没躺，直直地坐着，直愣着眼窝，听得很仔细，很耐心，一直听了三天三夜。

也有人听得不耐烦了，不服气了。再说它们也只是蝗虫啊！再说咱们是人啊！难道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让虫虫治咱们人么？他们拉开门，跑出村，就看到了蝗虫啃嚼田禾的情景。他们太多太多了，没法说清他们的数目。它们咯喳喳咯喳喳地拥着铺排在田地里，看不到边沿。它们啃嚼得多认真啊，多细心啊，多从容啊，多有章法啊。玉米不是半人高了么？它们就互相擦在一起搭成架子从上往下啃。它们咯喳喳咯喳喳啃完一片，就挪到另一片地里，挨个儿往过啃。

踢它们驴日的！可是，你的脚有多大的能耐呢？把脚踢断也踢不散它们。

踩它们驴日的！一脚下去，能踩出一个蝗虫肉饼。可是，腿脚上的力气是很有限的，你能踩多少下？对整个蝗虫队伍来说，你踩多少下也没有知觉的，和没踩一样，它们依然啃嚼得很从容，很细心，不乱章

法，啃嚼完一片再挪移到另一片里继续啃，结果只能是，你踩得没了一丝力气，一屁股坐下去，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啃嚼，咯喳喳咯喳喳，你服气不？不服气也没办法啊。想哭不？想哭也哭不出声的，没力气哭了嘛。这就叫绝望。

如果不带意气不带情感的话，你就会佩服蝗虫的。三天三夜之后，它们忽一下又走了，和来的时候一样，不打招呼，没有预兆。村庄里没有一个人看见它们是怎么走的。服不？

还有，它们啃嚼得多开心啊！不光是玉米，还有各种草，还有树叶，方圆多少里连个碎渣渣都找不到的。所有的田地都一个成色了，连成一片了，光秃秃一丝不挂，平展展裸袒着，让太阳照着，好像遭了劫掠连衣服也被扒得净光的人，在用它们的裸体给所有围观的人说：别看了没啥看的了，它们搞得很彻底。

驴日的把咱弄净光了嘛。没冤没仇啊！驴日的你还不如冲着人来呢，哪怕把人弄死呢！驴日的你不弄人弄田禾！既然你不弄人让人活着为啥要断人的活路嘛你个驴日的。

这就叫自然灾害，没冤没仇给你弄个灾，害你么。

你说的意思就是天灾嘛，非要说成个自然灾害好像你念过书一样。

不不不，龙卷风沙尘暴是天灾。地震也是。上半年的大旱也是。这是蝗虫么。

那叫虫灾！

你看你看，咱犟这嘴有啥意思嘛又犟不来口粮。

就是没口粮才犟嘴呢嘛，有口粮吃饱肚子我就上我女人的肚子去了，哪有心思和工夫和你磨这号闲牙！

那些天，村庄里时常有人在一起磨这样的闲牙。其实那些天他们还是有口粮的。说蝗虫走了以后什么都没留下也不符合实情。实情是，蝗虫走的时候留下了许多死蝗虫。他们用脚踩出的蝗虫肉饼算是被动留下的，更多的是它们主动留下的尸体。谁也弄不清楚它们是怎么死的，是咀嚼的时候拥着挤着互相踩踏死的，还是搭架子从玉米顶头往下啃的时

候压死的，还是吃得太饱撑死的？一连吃了三天三夜，难道没有撑死的？没有人细究这个问题，反正它们被留下了，就成了人的口粮。他们提着草笼子背着背篓，用扫帚在地里抢着扫拾那些死蝗虫。也有人用的是装粮食的麻布袋子，装满了摇一阵压一阵继续装，装得很实在。也有人为抢拾发生过口角，甚至恶言相向，到了要动手脚的地步。多亏蝗虫的尸体是有限的，很快就抢拾完了。

咋吃呢？蝗虫挺肥的，身体上不但有肉也有油，在锅里一炒，又酥又香。他们过了几天好日子。但很快就有了不良的后果，许多人屙不下来了，要用手抠，抠出来的全是蝗虫皮。

这时候，他们才知道，蝗虫的尸体可以当口粮，却实在不是真正的口粮。可以当口粮的蝗虫嚼断了他们获取真口粮的路。

这时候，他们也知道了，在很多情况下，虫虫是可以把人治住的，尤其像蝗虫这样的虫虫，不但能把人治住，还要往绝路上治呢！

他们一年种两料田禾。上半年的田禾因为一场大旱全死了，田禾变成了柴禾，土地不但没有给他们一粒口粮，还齜着牙咧着嘴给他们示威一样。他们也齜牙咧嘴了。他们齜着牙咧着嘴用他们的力气和汗水把齜牙咧嘴的土地抚弄平顺了，松软了，种上了第二料田禾，眼看着半人高了，忽一下，蝗虫来了。

驴日的明年也成啊，让咱收一料庄稼有点口粮就能对付了咋拣这时候来嘛哎哎！

驴日的就是干旱了才碰后腿才聚成群胡飞哩要不就不是驴日的蝗虫了。

如果听到这一类的对谈，五十九岁的吴思成就会一脸轻蔑地给对谈者撂过去两个字：扯淡。村上已经有饿死的人了，许多人已经撂下了他们的屋子院子推车挑担逃难去了。他不屑于这样的对谈。在他看来，这时候还说这样的话，就不是拉闲话也不是犟嘴了，而是纯粹的扯淡。扯淡就是虽有动作却无所作为的意思。

然后是驴队。

一

驴队比蝗虫简单。

是啊，不能光扯淡啊，肚子也不悦意啊。哪怕逃难呢！哪怕去远地方伸手讨要呢！哪怕做三只手当贼娃子呢……

“不行。要有所作为，但不能下贱。”

这是吴思成撂出来的另一句话。他们老中青一共十二个人，聚合在村外的一个草庵子里，都是没离开村庄想有所作为都不知道怎么才能有所作为的人。他们要在这里商量出一个有所作为的办法来。他们都同意吴思成“要有所作为但不能下贱”的观点。在他们中间，吴思成年龄最长，也是十二个人里唯一没有被饥饿捏弄得面露凶相的人。他高而干瘦，像麻秆，有一对老鼠一样贼亮的小眼睛，三十多岁的时候娶过一房女人，没等到生养儿女，女人病死了。他一直单身，和村上一个寡妇好，隔三岔五到寡妇炕上放松一次。逃难的人里就有那个寡妇。他没留她，也没跟她走。他不愿逃难，原因就是所说的：不能下贱。

现在，吴思成站着，小眼睛一下也不眨。他的小眼睛只在兴奋的时候才会眨的。他在给蹲坐在地上的十一个人说话。他说：

“咱不投亲靠友不伸手讨要不三只手，也不能等着饿死。”

瓦罐打断了吴思成的话：别说饿啊，你一说饿我就会想把蝗虫当口粮的那些天贪吃屙不下，现在连吃了屙不下的东西也没了你还说饿！

瓦罐本不叫瓦罐，因为头越长越像瓦罐，就叫他瓦罐了。瓦罐的表情和声调都很痛苦。他不让吴思成话里带饿字。他在十二个人里年龄最小。

吴思成一丝同情也没有：扯淡。

瓦罐急了，站起来：没有啊我的手在屁股上你看么。

瓦罐把屁股摆给吴思成看。瓦罐的手确实在屁股那里。瓦罐说他那些天抠得太过火了还没好彻底。

吴思成说：扯淡！

瓦罐蹲下了：好吧，就算我扯淡了。

吴思成继续说他要说的话了。他说：

“人拿天没办法，拿虫虫也没办法，人拿人呢？那就看怎么办了。咱不想把咱活成贱人，就只能当强人。强人就是明着抢人的人，也是不怕死不得已也敢杀人的人。把你们家的驴拉出来，再掂一样家伙，最好是带铁的，注意，镢头锄头镰刀不行，这些家伙虽然带铁，一看就是种地的家伙。最好是榔头、砍刀。有了驴和家伙，咱就是队伍了。”

有人问：女人和娃咋办？

吴思成说：留着守村子，守家。咱有吃有喝就由咱了，要么接他们出去，要么咱再回来，继续种地。

瓦罐又起身了：我媳妇娶进门还不到一年啊叔哎！

吴思成说：扯淡。成队伍就没有叔了。队伍要有个头儿，注意，我年岁大了，当不了头儿，咱弄一个头儿。咋弄？你们往外边看——

草庵外边放着两只木桶，凉水满得要溢出来了。

吴思成说：谁有能耐往肚子里灌进去一桶，谁就是咱的头儿。

十一个人都看着那两只木桶。

吴思成看着看木桶的十一个人。

瓦罐咽了一口唾沫，把目光从木桶上移开，看吴思成了。

吴思成说：想试试，得是？

瓦罐说：我没想试。

吴思成说：没想试就别看我。

瓦罐说：别刺激我啊。

吴思成说：凭你那么一点肚子也装不下的。

瓦罐说：你刺激我了！

吴思成不理他了。

瓦罐说：你又刺激我了！

吴思成还是不理他。瓦罐站起来了。

瓦罐问：一桶还是两桶？

吴思成说：一桶。

瓦罐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肚子，走到吴思成跟前，又问了一个问题：当头儿能带媳妇不？吴思成说不能。瓦罐又看了一下自己的肚子，想了一下，又问：当了头儿说话算数不？吴思成说那得看说什么话，还有军师呢。瓦罐问军师是谁？吴思成说：我么。瓦罐又想了一下，说好吧那就再问一句，头儿大还是军师大？吴思成说头儿大。瓦罐说我真受刺激了，蝗虫受刺激就聚群了我受刺激就想喝那桶凉水了。吴思成说这时候说再多的话都是扯淡往木桶跟前去才是有所作为你往木桶跟前去。

瓦罐真朝木桶走过去了，走到木桶跟前了。他歪过头又问了吴思成一个问题：头儿和军师的话顶牛了听谁的？

吴思成说：听头儿的。

瓦罐冲着草庵里的人说：你们可都听见了啊！

瓦罐一脸悲壮，跪在木桶跟前了。他看着桶里的凉水，一只手在肚子上来回摸着，看摸了好长时间。这时候他才知道，他要把满满一桶凉水全灌进肚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吴思成说：你看摸的时间太长了，再看凉水不会变少再摸肚子也不会变大的。

瓦罐扭过头要哭了一样，对吴思成说：你又刺激我了！

吴思成说：你又扯淡了。

瓦罐说好吧我不扯淡了我喝。他把嘴伸进木桶，开始喝了。

咕咚一口。咕咚一口。

除了吴思成，没有人看瓦罐。他们在听。

咕咚。咕咚。

该有小半桶了吧。

咕咚……咕咚……

咕咚声的间隔越来越长了，响动也越来越小了。快要变成一口一口往进吸的声音了。

吴思成说：满满一桶凉水是喝不完的，要抱着桶往下灌。

瓦罐把头从木桶里抽出来了。他没看吴思成，他的脸对着桶里的凉水：你管我喝还是灌呢！喝和灌都要进肚子呢！

他把头又埋进了木桶里。

他已经咕咚得很艰难了。听声音就能知道他咕咚得有多么艰难。他不像在喝凉水，像在受刑，快受不下去了。

咕……咚。

他把嘴从凉水里抽离出来，头脸依然埋在木桶里，好像要歇会气。

他说：我不叫你叔要叫你吴思成了！

他说：虫把人没整死你拿凉水把人往死里整啊！

吴思成好像没听见一样。其他人也是。他们都阴着脸，一直阴着脸。

瓦罐又把嘴塞进凉水里了。

吴思成皱眉头了，他听见瓦罐喝凉水的声音好像变化了，不再咕咚了。他走到瓦罐跟前看了一会儿，然后就叫了起来：

“瓦罐你个驴日的喝一口吐一口等于没喝啊难怪不咕咚了！”

又给草庵里的人说：他驴日的喝进去一口嘍儿一声又吐出来了不往肚子里咽了！

这一回，瓦罐很快速地把头脸从木桶里抽出来了，直直地对着吴思成。瓦罐不但满脸是水，眼里也有水了，说话的声音也不如前了：

“我早喝到喉咙眼了，一口也下不去了，再下去一口喝到肚子里的凉水就会全吐出来的不吐就会死的你信不信嘛啊唔唔……”

瓦罐哭了。他跪着，两只手在木桶沿上把着。

“我想我要喝下去这桶凉水头一样事就是另换个军师肚子不给力么你为啥不让带媳妇嘛啊唔唔唔……”

瓦罐的眼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木桶里掉着。

九娃几步就到了瓦罐跟前。九娃的脚大而厚重，落地稳而有力。他走得很快，最后一脚没落地，反而抬高了，一脚就踏在了瓦罐的屁股上。

瓦罐没想到会有人踢他。他哼了一声想拧过头看一眼踏他的是谁，身子却朝前扑去了，扑在了木桶上，和木桶一起倒了。他翻了个身，就

仰着肚子躺在他没喝完的那大半桶水里了。他像打嗝一样，嗝一声嘴里就会冒出一口凉水。他不哭了，也没心情看踏他的是谁了。他大张着嘴在冒水。

九娃抱起了另一只木桶。

九娃往喉咙里灌凉水的声响很清晰。

麻秆吴思成快速地眨了一阵小眼睛，给草庵里的人说：拉你们的驴去。

他们都起身了。他们没人追究九娃到底能不能把那桶凉水全灌到他的肚子里去。

吴思成没忘记躺在泥水里的瓦罐：听见我的话了么？

瓦罐还在冒水，一边冒着水一边给吴思成点着头。

三

驴队是朝着东南方向走的。他们认为东南方向雨水多，好长庄稼。

驴队有一条纪律：走到任何地方见了任何人，都要把面目摆弄成一副凶狠的样子。这不难，蝗虫已经让他们一脸凶相了。但吴思成想得比较远：有吃有喝了就不一定老这么一脸凶相了，所以，一定要有这么一条纪律。

三个月以后，他们换了装备，把从家里带出来的榔头砍刀换成了清一色的鬼头刀。吴思成嫌鬼头刀不好听，就另起了个名字，叫护胆夺命刀，给自个儿壮胆，必要时夺他人性命的意思。

半年以后，他们接收了一个打兔的。他有一杆土枪。他们私下叫他打兔的，公开场合叫他土枪手。他们不但有了铁器，也有了火器，真成队伍了。

驴队就是驴队，最好不往里边掺杂其他牲口，所以他们给打兔的也弄到了一头驴。这时候的他们要弄到一头驴已经不算什么事了，顺带着